

特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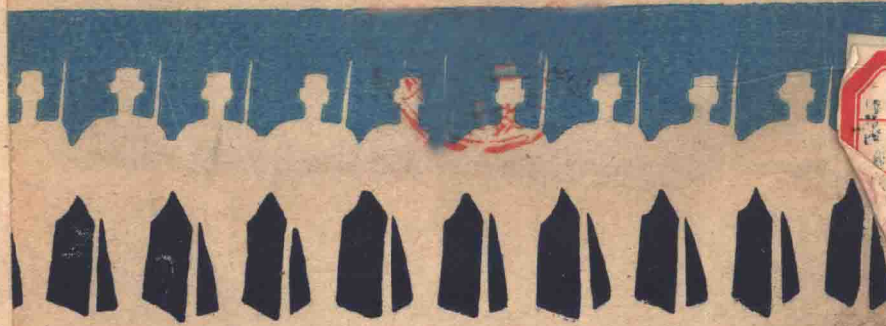
抗戰文藝選集

# 大 戰 岱 崗 山

楊 星 華 著

藝 苑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1945  
10  
10



抗戰文藝選集——武老二選

楊星華著

大 戰 岱 崗 山

山東新華書局出版

武 老 二 選  
大 戰 袋 崗 山

國民 卅五年十一月出版  
每冊 北幣 元

著者  
編輯  
出版者  
發行者

楊 星 華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山東分會  
東 文 化 協 會

山東新華書店  
山東新華書店

總分店：臨沂東大街

支店：渤海魯中魯南

支店：日照臨沂東海  
諸縣：日 臨 沂 東  
縣 城 縣 縣 縣  
北 鄉 城 縣 縣 縣

# 目次

沫河戰鬥

大戰迴龍山

夜摸上店

大戰岱崗山

計取袁家城子

二曹大開蒙陰城

## 沐河戰鬥

一九四〇年，山東解放軍（八路軍）還是個剛剛手持土炮成長不久的一個小弟弟。當時的敵人也抓住了我們這個弱點——武器不好，一點剛離開家鄉的農民。所以它常常百五成羣的拉着「嚇人的」大炮機槍，向我們恐嚇掃蕩，搶掠食糧物資。沐河戰鬥就是我解放軍當時保衛麥收在臨沂打的一開有趣的戰鬥。

說的其麥黃五月暖洋洋

家家忙着鋤高粱

老大爺滿湖裏來鋤草

小孩送飯挑着滿

遍地麥子開了花

眼看收了新麥種

鬼子漢奸死窮蹶

離在城裏急的慌

四外遍地八路軍

沒人給他送給養，

要想出城轉一轉

誰知道軍隊裏頭就裝上

小鬼子眼着着麥子收的好

瞪眼咧着要『掃蕩』

這一天先上來集合漢奸隊

鬼子隊前把話講：

『皇協軍！你們大大的好

皇軍領你去『掃蕩』

通通的心裏別害怕

帶着大炮機關槍

皇軍子彈多多的

再發一發好打仗

皇軍和你一團氣

這次一定打勝仗

漢奸險種了這狗該

不由心中暗商量

二共給咱倆子彈

再發一粒補充上

邊說子彈多多的

噯——三粒子彈一桿槍

我看來這又是屎格螂爬到屎壺裏

找着挨刺換懸藤（刺——用水猛澆叫刺）

這時節漢奸聽說沒用的話

還得跟着來下鄉

漢奸隊「馬卅」個眼皮頭裏走

鬼子端槍後跟上

這一路共有三百多

來到臨沂龍泉鄉

同志們聽了這個信

紛紛議論齊商量

這個說「鬼子他又做黃梁夢

又想給咱送好槍」

那個說「什麼樣的漢奸隊

什麼瞎眼的鬼東洋」

就讓你活騰亂騰的孫猴王

我一槍叫他喝麵湯

這時節疎衛連同志吃完飯

撥開槍栓把油上

背包東西準備好

子彈梭子上了膛

兩班人大路兩旁準備好

要叫小鬼見國王

小鬼子心裏亮想快走

拉着個「狗腿」抗着槍

眼看進了埋伏網

同志們叮噐一陣槍

接着一聲殺上去

衝鋒號聲都響

七子連，八子鋼，手榴彈來攔截

叮叮噐打的響

鬼子一看事不好

屁滾尿流亂喊娘

「八個牙路」不好辦

製着繩子往後翻

連人帶馬一溜烟

滾成一堆屎格龜

漢奸隊嚇的腿肚子顫了筋

爬在地上臉變黃「呀娘呀！」

這時節三個漢奸正想跑

同志們上來抓住脖子腕

舉起刺刀要下手

漢奸嚇的歸了糞

三個漢奸一人一枝土壓五

子彈裝子在身上

同志們拿起了漢奸的子彈袋

奪過了漢奸的三枝槍

子彈袋裏摸一把

摸出來一些秫稭糰

自古來子彈裝子裝子彈

唉漢奸隊爲什麼偏把秫稭裝

哎呀！鬼子看齊漢奸靠不住

給漢奸裝些秫稭當模樣

這一仗鬼子漢奸拿腿跑

大炮掉在沙灘上

同志們老遠看見鬼子的炮

又粗又黑亂放光

走到近前仔細看

「自」的滿心喜的慌，

那知道怎麼越看越不像

拿塊石頭敲一敲哎！

怎麼梆梆梆的木頭腔

噢！原來是鬼子的洋裝炮

嚇唬人的木頭棒

哎呀！鬼子這次真洩氣

您說惡極不惡極

拉着一個熊木頭

還想和俺來打仗！

這時候伙夫同志開言道

「同志你先別着忙

鬼子給咱送木頭

咱也劈劈燒鍋湯！」

這時候南邊來了趙同志

身上抗了挺機關槍

他說非得鬼子的



大家聽說喜的慌

放在地上大伙兒看

看着好像個洋單裝（與衆不同的意思）

揀上梭子放一槍

「要嘍」

這是他娘的單打一的機關槍

這一次我們同志兩個班

就把小鬼三百搯

看起來咱們人民的解放軍

別看裝載不怎樣

要講打仗愛人民

自來真是好榜樣

## 大戰迴龍山

四一年的夏天，這支人民的隊伍——山東八路軍，已在魯中濱海魯南膠東清河五個地區成長了幾個大小的支隊，大家也學得了一些打仗的經驗，在五井、孫祖、大伯山、三戰青龍寺，都給了敵人嚴重教訓，所以敵人再也不敢輕易用木頭炮來向我們掃蕩了。並在清河膠東各地集結了五萬精兵先向我魯中沂蒙地區進行了長期的『合圍清剿』。當時我魯中軍民受了很大的『難為』，我們其他地區的子弟，爲了配合援助沂蒙反掃蕩，來了個『打仗齊下手』的辦法到處打了好多勝仗。大戰迴龍山——就是當時我膠東五支隊一個出色戰鬥。

說膠東 道膠東

膠東有個文登城

城南有個迴龍山

滿山石頭紫又紅

山前有座龍王廟

初一十五唸真經

牧童放羊山腰上

滿山楓葉一片紅

山鷄野鳥飛地叫

兔子奔跑怕老鷹

年年到節來趕會

鑼鼓一敲把戲開

這都是說的往年事

人人聽了笑盈盈

自從來了東洋鬼

四鄰莊鄉不得生

鬼子到了這文登地

迴龍山上安了個釘

山上頭修了八個大炮樓

圍牆上下一模平

牆頂又架鐵絲網

牆外木寨密一層

又加一層鐵蒺藜

夜晚誰也看不清

要一不小心邁進去

要想活命算你能

所以鬼子漢奸隊

成天四鄉威要風。

誰料想，

山東人民的八路軍

野花一樣遍滿省

各地到處打勝仗

氣的鬼子害頭痛

所以鬼子下令令

四處掃蕩調大兵

特別營中沂蒙地

決心一網消滅淨

所以這次鬼子官

裝着了漢奸林基正

叫他組織大刀會

拿神鬼欺負咱老百姓

林基正不是吹嘴就瞪眼

張口就是孫悟空

他說這誰要在了咱大刀會

練的身子比鋼硬

皇軍的據點讓咱，

迴龍山上安大營

走遍天下不吃虧

擋槍擋炮擋鐵鋼

皇軍掃蕩回來後

咱再統統去歡迎。

誰要不在大刀會呀！

哼！叫他全家一火空！

莊稼人家一聽心害怕

四鄰莊鄉齊報名

一共到了百多個

喜壞了漢奸林基正

小鬼子一聽滿心喜

他想着訓練訓練當鬼兵

所以他城裏的鬼子全調走

這裏的調去守縣城。

迴龍山換上了林甚正的大刀會。

又派來漢奸六十名。

漢奸隊一律便的大蓋子。

鋼盔每人有一頂。

誰要不知他的底。

以為這些鬼子種。

一共兩挺機關槍。

有一挺能看不能用。

就有一挺還能放的。

黑夜站崗四下裏爭。

按下這個咱不理。

再把八路說分明。

八路山縱五支隊。

堅持抗戰在膠東。

聽說魯中大掃蕩。

「清剿合圍」兩月整。

屬子燒子無其數。

多少軍民被犧牲。

所以爲了配合反掃蕩。

發給子職役大進攻。

迴龍山情況弄清楚。

聯合了四鄉老百姓。

秋夜天氣多懸好。

遍地月色似電燈。

軍民一心打勝仗。

大軍「它它」往前進。

頭裏走的尖兵連。

後跟大隊是步兵。

年輕的頭裏領着路。

後跟千多老百姓。

有的就是狙擊隊。

有的就是通信兵。

有的就是通信兵。

鐵錘鐵斂老鋤頭。

大小梯子數不清。

還有土造毒瓦斯。

出叫漢奸見見腥。

自己造的手榴彈。

外皮石灰糊一層。

石灰里包上辣焦麵。

一炸辣烟四下生  
 大人聞見流眼淚  
 滿嘴流水眼珠子痛  
 女人小孩要閉着  
 運哭帶叫不住聲  
 老百姓說着往前走  
 軍民一心把仗勝  
 明月照踏走的快  
 姜家莊子面前迎  
 全體集合再動員  
 上級佈置說的請  
 二營去攻迴龍山  
 山下埋伏好特務營  
 馬駝山後埋伏好  
 專打鬼子的增援兵  
 說完共分兩路走，  
 一氣來到了山迴龍  
 鐵錫刀齊備好  
 命令一下往前冲  
 先拔陣圍外大木寨

搶着梯子往裏攔  
 大鋼刀劈斷鐵絲網  
 手榴彈一齊往裏攻  
 漢奸隊正在睡大覺  
 「吱哩」一陣慘叫聲  
 提溜繩子往外跑  
 扒着個窗戶往外「抖」  
 拿着窗戶當門走  
 頭皮再硬也碰不動  
 林基正起來節了腿  
 兩眼嚇的發了楞  
 摸了個尿壺當鋼盔  
 髒尿倒了一頭頂  
 哎呀！這是誰來攻圍子  
 怎麼還帶着放水龍  
 同志們一陣殺進去  
 機槍大響樣的兇  
 放好了梯子往裏爬  
 老百姓加油不停聲「加油呀」  
 漢軍們舉起土造毒瓦斯

槍樓頭前看的清  
只聽得咕噠一聲響  
十幾個漢好吹了燈  
樓上的閃見這個味  
好像狗熊磨牙疼  
哼哼呀的不住聲  
咱同志們抗了鋼刀砍鐵絲  
漢好的機槍腦的清  
噠噠的打過來  
同志們更把巧計生  
大樺刀後頭躲一躲  
漢好的子彈落了空  
個個打在大刀上  
噠！叮呤噠噠的聽響聲  
漢奸一看變了眼  
八路真正是神兵  
怎麼子彈打不進去  
他倒唱歌給咱聽  
林基正一聽這句話  
想起了下神助威風

他這才兩鬍子冒白沫  
眼珠子亂白瞪  
滿嘴吐吐的吸冷氣  
弄把熊槍亂角歌  
「兄弟們，您那怕呀  
我是大強孫悟空  
不怕八路子彈多  
我保證的身子比鋼硬  
您只要大伙再好好的守  
八路兩千也不中用  
我在院裏念清咒  
您趕快出去給我沖  
林基正剛說完這句話  
摸了個大刀亂拔楞  
那知道一出門  
同志們腦準就是一盒子  
一槍打倒地流平  
林基正爬在地上出了血  
連媽帶娘不住聲  
大徒弟一覓心好急

連把師傅叫幾聲，

師傅你快起來念念咒

怎麼爬着害牙痛？

大徒弟一看好奇怪

你怎麼衣服發了紅

是不是中了快槍子

你還裝神亂哼哼！

大徒弟越說越有氣

石頭舉在半天空

林基正一看嚇黃了臉

連把大叔叫幾聲

大叔你可行行好

饒了我的老狗命

誰還不是肉長的

我那是什麼孫悟空

別說槍子打着我

蠅蟻咬着我也疼

大徒弟氣的一石頭

林基正腦袋瓜子一撲燈

同志們一陣殺進來

漢奸隊個個領在地溝平

其餘的拿槍往東跑

同志們追趕不放鬆

剩下了七十多個大刀會

把刀一掉發了楞

同志們優待俘虜作釣好

不打不罵不上繩

集合站隊報報數，

一共活捉七十名

這時候敵人來了增援隊

鬼子漢奸三百整

行走來到馬鞍山

正好碰上特務營

特務營山上埋伏好

望遠鏡下看的清

等鬼子爬到山半腰

機槍大炮一齊轟

接着大槍手榴彈

咕咕響響不住聲

漢奸一聽事不好

撤腿就回文登城

鋼盔大炮全掉淨

管它命令不命令

鬼子穿着穿破皮鞋

拉拉個熊腿跑不動

爬在地上乾咕唧（動彈也）

這一回跑的全是漢奸隊

死的都是鬼子種

這一仗打死鬼子三四十

漢奸死的算不清

活捉的漢奸百多個

捉的鬼子整三名

八五大炮整一門

還得了一個擲彈筒

步槍得了六十多

鋼盔弄了四十頂

這就是迴龍山的一場戰

氣的個鬼眼乾白瞪

（完）



## 夜摸上店

這是四二年的春天，我魯中沂蒙區經過了五萬敵人的大掃蕩，根據地分割成了一個個的小塊，並且敵人更仗着林立的據點，三天兩頭的向羣衆燒殺搶掠，當時我山東解放軍（八路軍）爲了保衛人民的安全，粉碎敵人的分割，集結了大股的主力兵團和當地人民游擊小組，一氣拔除了二十多個據點。夜摸上店——就是其中一個有趣的故事。

翠翠翠 噠噠噠

翠翠 噠噠 翠翠噠

咯咯咯咯咯單單單單單單

這就是鬼子掃蕩沂蒙山

到處修路按據點

蒙陰城下東南

一路平川沒有山

修了一條環蒙路

要想通車又按站

小鬼子看了三天「風水地」

上店按上個大據點

漢奸隊太「大王」就是劉乃林

二自王就是劉月軒

修了一個烏龜窩

裏外工程的嚴

圍牆高有一丈二

寬數最少二尺三

鹿柴架了七八層

寨子「各針」一大片

木柴上又拴了一些大白鵝

二十多個手榴彈

誰要想去攻圍子

保險難土又加難

拉木柴一拉白鵝喂喂的叫

手榴彈刺刺拉拉的冒白煙

讓你人馬怎麼多

跑不出來乾瞪眼

就讓你拉了鹿柴闖進去

攻打圍子更爲難

特務漢奸五百多

架着歪把的輕機關

裏面四個大炮樓

交叉火力防的嚴

槍響不到兩鐘頭

青駝馬上來增援

所以漢奸長吹氣

「不怕八路來兩萬」。

那知道自從有了這據點

游擊小組常擾亂

黑天去堵擋三五槍

回來睡覺正九點

漢奸一聽槍聲響

兩眼瞪的像牛蛋

「弄得夜不睡覺

連喊帶叫到明天

到後來連槍去了半個月

漢奸慣的大了胆

總先一夜亂放槍

後來縮着不理咱

這一天鬼子來了輛汽車

川本顧圍裏面坐

拉來十發實軍裝

手榴彈帶來六十多

劉乃林一見心歡喜

傳令趕快來集合

說是臨沂來了官

川本顧問來檢閱

鬼子說「你們通通的別害怕

咱們皇軍大大的多

我的再一個大掃蕩

八路快快的被消滅」。

劉乃林說道「對對對」

兩眼一瞪把嘴駢

「皇軍這次來看咱

手榴彈帶來三汽車

還有許多棉軍裝

以後發的慢慢的多」

漢奸一窩發棉衣

個個氣的亂蹶脚

「哼哼！自頭年十月就說發

囉索到現在年正月

穿著單褲過了冬

站崗不准烤把火

現在天氣打了春

一天比上一天熱

再穿棉衣有用？

哼！密精滴汗可有藥！」

劉乃林他和川本講完話

二人出門上了車

汽車一開臨沂去

護兵帶了六七個

到底不知幹什麼？

咱再談當天晚上九點半

同志們決定摸上店

各連一齊來開會

大家分工齊動員

有的專管拉木柴

有的專打手榴彈

有的專去拾梯子

有的專抓活漢奸

有的東鑽埋伏奸

等著鬼子來增援

各路分頭齊出發

爬小山越小嶺

一個跑步到莊前

拉鹿柴的頭裏走

脫了衣服往裏鑽

不問鹿柴多麼硬

不管天氣冷和寒

硬着頭皮摸進去

解下了漢奸的手榴彈

接着往外拉木柴

白鴉嘎哇亂叫喚

喂哇——

漢奸一聽白蘭叫

你言我語把話談

這個說「你聽外邊又有人

這又是游擊小組來搗亂。」

那個說「老子盡管睡大覺

天天黑夜閒扯蛋。」

漢奸說着睡了覺

咱們木柴全拉完

沖鋒隊伍沖上去

咕噠一陣手榴彈

漢奸一聲快快起

倆眼漆黑看不見，

腿肚子嚇的亂轉轉

嗷呀！怎麼八路軍進來啦！

快起來四樓放機關

這時候漢奸隊爭着佔上樓

牆角裏擠成一個蛋，

漢奸隊炸彈不住的往外打

同志們連把槍來還

機關槍瞄準了窗戶口

打成了一片大火燄

同志們一氣沖到碼頭根，

漢奸一看急了眼

放槍反正打不着

掉下個大個手榴彈

有一個正好打着劉同志。

肩膀疼了好半天

他覺這回準炸死

爬在地上四處看

樓上頭又接羞四五個

個個丟在他眼前

起先掉的滾有專

然後掉的冒黑烟

還有撲吃打了筒

好像放個大火燄

劉同志摸摸頭上沒有事

心中不禁暗盤算，

常言說「來而不往非禮也」

還你三個手榴彈

對準炮眼扔過去

正好！進去倒有一對半  
 只聽得咕咕嚕嚕三聲響  
 樓裏雞貓子亂叫喚  
 緊跟着追擊大炮打過來  
 炮樓飛成一大片  
 三十多個漢奸隊  
 坐着烟灰上了天！  
 有的炸去一條腿  
 腦袋瓜子去半邊  
 有的炸的開了腔  
 腸子淌了一大灘  
 張着嘴瞪着眼  
 還有的耳朵亂動彈  
 就好像一石頭砸了蛤蟆坑  
 喂啦哇的翻上了天  
 這時節劉乃林老婆正睡覺  
 嚇頭嚇的出涼汗  
 覺得緊上怪熱呼  
 嗟呀！怎麼稀渾冒了烟？  
 大叫雙全快救命

正野同志進去了兩個班  
 大家屋裏去搜人  
 班長門口把崗站  
 這老婆屋裏喊救命  
 忙了東屋叫雙全  
 雙全一聽太太喊  
 準是問我要炸彈  
 皇軍今天剛送來  
 趕快抱着往裏搬  
 外面院子一片黑  
 抱着些炸彈往西竄，  
 一氣跑到西門口  
 看見個黑影門口站  
 雙全說「你不是咱一伙的  
 趕快給你手榴彈」  
 班長說道「——是是  
 咱倆碰的正可巧，  
 隊長叫我來要炸彈  
 外頭八路來的多  
 你快放下再去搬

雙全一聽不怠慢  
來兩三趟的歡

班長心裏暗暗的想

你送兩萬也不嫌

這一來同志們兩班人來了個小補充呢

二人三個手榴彈。

小雙全來了第三連

又想張嘴把話談

仔細一看是八路

噯呀跪在地上哭連天

「老爺老爺饒了我

我不是個真漢奸

我是半程放牛的

天天放牛上西山

前天遇上疤拉眼

叫他抓來沒法辦」

同志說：兄弟別脆快起來

我優待不為難

雙全一聽優待的話

連摺同志叫幾聲

你既歸命不殺我

我領你去抓疤拉眼

班長說道好好好

兄弟領路在頭前

當時節雙全領路頭裏走

後跟同志兩個班

一陣好跑走的快

來到疤拉眼的大門前。

疤拉眼在家剛喝四兩酒

正端着白碗炒雞蛋

聽得一聲大炮響

手一哆嗦打了碗

接着「撲出」吹死了燈

撒腿就往床底下鑽

他老婆床上心害怕

摸個褲子肩膀上穿

哎呀！怎麼衣裳沒扣子

黑夜衣裳也揭蛋？

疤拉眼吐吐吃吃爬出來

揭着小鍋往外竄

剛剛跑到大門口

聽到門外有人喊

扭頭回到二門裏

急的不知往那裏鑽

鑽個底抓牛欄

圍着個磨溝亂轉轉

同志們爬着牆頭殺進來

疤拉眼嚇成「直固眼」

兩步跑到毛廁裏

他想別人看不見

這毛廁底下是個大糞坑

上面一條石薄板

疤拉眼蹲在薄板上

頂着個小鍋打算盤

人家皇軍戴鋼盔

我也戴上搵子彈

疤拉眼剛剛戴上小沙鍋

同志們咕嚕一個手榴彈

疤拉眼嚇的一栽頭

小沙鍋滾囉！

掉在地上亂轉轉。

同志們一聽噹噹響

噢！准是疤拉眼賊漢奸

對準哩的一盒子

疤拉眼一頭倒在糞坑前

咕咕路路滾下去

稀屎迸出一大片

弄了個一身臭屎水

屎格螂推車一個蛋

急的大聲要哭娘

張嘴薄糞往裏灌。

當時節小雙全接着走進去

滿心歡喜把話談

「血你娘還開弄點好眼藥

可給你治治瘡塊眼。」

這時節圍個地機倒了倆

同志們忙把口號喊

弟兄們快快交槍吧

優待你們不為難

咱們都是中國人

爲啥咱去當漢奸？  
 你們看那兩個樓  
 死的到底冤不冤  
 漢奸一聽這些話  
 不由自己淚連連  
 齊心交槍投了降  
 再也不去當漢奸  
 最後剩下一個樓  
 二十多個死漢奸  
 不但自己已交槍  
 還望樓下掉炸彈  
 他說道讓你八路二十路  
 反正到不到明天

劉同志氣的一把火  
 咕嚕叫他過了「鬼門關」  
 接着一聲公雞叫  
 東方大亮明了天  
 第二天四外的鬼子想帶援  
 又怕埋伏乾瞪眼  
 左思右想不敢動  
 大炮拉到胡子山  
 「不燈不燈」三聲炮  
 好像是漢奸發喪出了棺  
 這就叫夜換漢奸隊  
 上店據點完了蛋  
 唉！上店據點完了蛋。

(完)



## 大戰岱崗山

大戰岱崗山——這是一九四二年冬天，敵人受了我們嚴重的打擊，使他認識了解放軍的發展給他的威脅，使他不得不對國民黨施行誘降觀戰，而回頭用重兵向我解放區分區殘酷的掃蕩，但我們這支人民的鐵軍却能攻能守，從未屈服在敵人面前，就在這兩個小小的岱崗山頂，我們七十多個同志的小連對付了三千多法西斯近代化的獸兵，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 （第一回）

沂蒙山，延縣縣，  
抗日民主好家園。  
蒙山後，沂山前，  
雲中一片大崗山。  
高山峻嶺光崖大，  
青石山腰冒花泉；  
小河灣灣樹林密，  
牛羊成羣臥沙灘。  
軍隊前方把守好，  
後方年年忙生產，

開荒種地又織布；  
紡績半夜三更天，  
民兵四山把守好，  
軍民一家樂安然，  
不愁吃來不愁穿，  
鬼子餓的紅了眼。  
它知道這塊抗日根據地，  
專給皇軍找麻煩。  
四五萬人大「掃蕩」  
幾次都是沒沾光，  
特別是山東國民黨吳化文，

投降鬼子當了漢奸，幾次掃蕩八路軍，提起大樹就長臉，所以找他大皇軍，哀哀憐憐上意見，說什麼，

「大樹山，八路的三四萬，我的地盤小小的，不掃蕩的沒法辦。」

一連要求四五次，鬼子覺得太丟臉。

所以鬼子山田參謀長，帶領三十二師團，

配合漢奸吳化文，人馬調了兩三千。

要給吳化文個小子要要面，掃蕩大樹據點。

大南區，蒙陰土，大小七十二個樹，

各個光崖幾丈高，

滿山荒草不見路。

高的像個朝天鍋，矮的像個黑肥猪，

還有的半山腰裏伸出個腿，好像一把大沙壺，

四條腿的板凳樹，三條腿的鋸子樹，

兩條腿的仙人樹，一條腿的錐子樹，

安平齒，龍鬚樹，獠牙裂嘴的半邊樹，

大樹小樹咱不講，單說南北兩岱樹。

光崖上下四五丈，方圓是够十里路；

北岱樹西南角上一張嘴，好像坐臥猛出虎，

南岱樹山前一塊大石頭，好像老牛帶着個犢，

南北岱樹當中間，

一條直路通大樹。  
望西直到濟南城，  
往北直通膠濟路。  
八路軍自從解放這地區，  
愛護人民如父母，  
爬着梯子運材木，  
一個個上齊建築，  
按水缸，修糧庫，  
挖了地道蓋上屋，  
上下工事修完備，  
滿山地雷把路堵，  
糧草足夠一月用，  
喂着小鷄養下豬，  
十一團的第八連，  
分頭住在兩個崗，  
張棟同志總指揮，  
每日習文又習武，  
聽說鬼子要「掃蕩」，  
大家伙擦槍磨刀志氣鼓。  
小鬼子三百騎兵在頭前，

大隊人馬跟後邊，  
當中一個炮兵隊，  
八架飛機保着險，  
吳化文親自帶着督戰隊，  
耀武揚威進了山，  
頭一天來在蘆樹前，  
碰上八連一個班，  
鬼子沒想把崗上，  
急急忙忙把路趕，  
同志們山上看，  
鬼子直奔下西南，  
看樣奔襲岱崗山，  
大家開會忙盤算，  
這個說：「連部不知道，  
這可怎麼辦！」  
那個說：「班長快寫信，  
我當通訊員。」  
後來驚動曹同志，  
嗚！我還有個好意見，  
鬼子行軍這幾天，

光走山溝怪舒坦，  
 咱這個光崖不很大，  
 依我說叫他爬爬咱看看，  
 班長說：好好好！  
 誰去送信快下山，  
 大家只要沉着氣，  
 鬼子上當準保險，  
 這時候同志們山上蔭蔽好，  
 聽着鬼子亂叫喚，  
 這裏就喊：『喝！紅崖……』  
 那裏就喊：『啊！不敢……』  
 同志們氣的一陣排子槍，  
 鬼子啊的楞了眼，  
 一聲臥倒不準動，  
 連人帶馬爬一片，  
 同志們接着又是一陣槍，  
 回頭來，順着小路下了甬，  
 鬼子兵光聽着槍響不見人，  
 以爲八路滿了山，  
 機關槍一個點的往上打，

接着響了大炮彈，  
 四五路鬼子往上冲，  
 一爬爬了兩三點，  
 好容易爬到光崖頂，  
 媽媽的！一個八路沒看見，  
 同志們，下了山，  
 一溜小跑回了連，  
 這時候，南北岱崗準備好，  
 老百姓也忙着把家搬，  
 游擊小組扛起槍，  
 成羣結隊遍滿山。  
 小鬼子來了個爬山大鏡囊，  
 又氣又惱腿發酸，  
 下山抓了個老頭子，  
 揀着鬍子把臉翻，  
 『老頭子！你的說上  
 八路的，有多少，  
 現在住在那個山，  
 你的實話要不講，  
 我的涼水把你灌。』

老頭一見心害怕，  
 即頭作揖好哀憐，  
 「太君你的別生氣，  
 我的實話對你談，  
 剛才八路七八百，  
 順着小路下了南，  
 上了那去我摸不清，  
 噢！也許上了岱齒山」。

鬼子一聽好好的，  
 一個命令快快的趕，  
 鬼子兵一聽那敢慢，  
 馬上加鞭往前竄，  
 直到上午十一點，  
 跑的滿身都是汗，  
 接着包圍了南北嶺，  
 要在岱齒把賬算。

鬼子說：「兩個嶺的這麼小，  
 『皇軍』上去不費難，沖的！」  
 這時候，四百個鬼子往上沖，  
 開了大炮重機槍，

鬼子騎兵大洋馬，  
 圍着個山坡亂叫喚  
 同志們個個山上多沉靜，  
 一槍一響也不還，  
 拔開槍膛壓上火，  
 看上一堆手榴彈，  
 工事裏頭蔭蔽好，  
 瞪大眼睛往下看，  
 鬼子一見不還槍，  
 往上沖的越大胆，  
 斜背着大槍往上爬，  
 眼看來到光崖前，  
 鬼子正把光崖上，  
 同志們咬牙暗喜歡，  
 嘩的！一齊開了槍，  
 接着掉下手榴彈，  
 鬼子沒等摘大槍，  
 連滾帶爬往下翻，  
 水壺飯包滿山滾，  
 叮叮噹噹的一個蛋。

鬼子兵，有的腦袋開了花，有的飛子穿了眼，還有的是牙將將哆哆！……凍嘴，就好像，滿肚子頭痛發皮寒。光片剩下幾個鬼子兵，一聽槍響，便了眼，兩腿癱着，滿石劈縫，兩手攪着個石光板，往上爬，板石頭，往上跳，炸彈，走也不敢走，等也不敢等，腿肚子嚇的亂戰戰，腿膝下軟軟，那知道要縱只有一脚寬，身子粗，肚子圓，掉下來，掉個粘瓜蛋，媽媽的！這是受的什麼罪，怎麼上山挨射站？這時候，忙了鬼子的射擊手，

忙把機槍破子按，好容易拔了個風水地，掩護他夥計快下山，誰料想，三個鬼子剛爬下，咕隆隆一個地雷翻上天，三個鬼子射擊手，也沒賊，吃了個西瓜，噫！再不見。這一來，山上的鬼子沒了救，一站站了大半天，不一會來了轟炸機，圍着光崖滿山轉，同志們急忙鑽進防空洞，鬼子接着撒炸彈，四五十斤的大炸彈，一氣撒了十二三，同志們不曾飛機怎樣炸，大家齊心算盤，只要鬼子往上爬，

槍子炸彈無情面，  
 一直打到四點半，  
 日落西山天色晚，  
 鬼子冲鋒上不來，  
 望着光崖乾瞪眼，  
 只好飛機打掩護，  
 下邊就把死屍搬。  
 一會飛機再不響，  
 北風嗖嗖夜漸寒，  
 鬼子四面埋伏好，  
 大隊莊裏去吃飯，  
 同志們一見鬼子進了莊，  
 下來就把洋料索，  
 得了一枝馬連匣，  
 兩大箱子鋼炮彈，  
 一枝鋼筆一塊表，  
 還弄些皮鞋鬼子錢，  
 要問後來怎麼樣，  
 單等大戰第二天。

（第二回）

第二天，「皇軍」大大丟了臉，  
 一心報仇把崗佔，  
 早上太陽一露明，  
 接着大炮響連天，  
 南北兩窟一齊穿  
 機槍打成一個蛋。  
 那知道，同志們！  
 沉着應戰打的好，  
 更比昨天有經驗，  
 鬼子冲鋒六七次，  
 上來下去一般遠，  
 也有的許是嫌麻煩，  
 爬在地下瞪了眼。  
 就這樣一直打了四五天，  
 鬼子步步逼的饑，  
 他覺得冲鋒大大不够本，  
 另打主意另盤算，  
 四路口上齊把好，  
 大小莊子全住滿，

山坡裏架上大炮機關槍，  
飛機來回的丟炸彈，  
早上起來開大炮，  
打到黃昏下三點，  
關上頭有的同志塌了彩，  
有的房子被炸爛，  
水缸震的裂了紋，  
工事倒了大半邊。  
同志們白天戰鬥一整天，  
晚上吃飯三更天，  
每個人一天只喝兩碗水，  
乾把煎餅粘爛鹹，  
大家決心要勝利，  
沒有一個發怨言，  
白天地形看清楚，  
晚上下山一個班，  
有時溝裏去偷水，  
有時南北把信探。  
也有的專門組織打擾亂，  
鬧的鬼子睡不安，

這一來弄的鬼子乾生氣，  
上山還是沒法辦，  
鬼子天天在「沒法的有」，  
使了硬的又使軟，  
這一天，同志們正在把崗站，  
看見個老頭來爬山，  
同志們以為鬼子的便衣隊，  
舉起槍來推子彈，  
正想攔準來勾機，  
老頭嚇的連聲喊：  
「八路的同志您行行好（呀）山  
我可不是真漢奸，  
鬼子叫我來送信，  
不來他就把頭砍，  
他說叫您快下山，  
不然將來找麻煩，  
他還說，您要今天一下去，  
他也馬上就算完，  
這可不是我說的（啊）  
全是鬼子這樣說。」



同志們一聽哈哈笑，  
 才知鬼子煎了蛋，  
 「老鄉！我勸你快下山，  
 打仗另着不好玩，  
 你回去就給鬼子講，  
 山上八路好幾萬，  
 他與上山儘管爬，  
 反正咱不嫌麻煩，  
 他說的那些狗臭屁，  
 想着辦到雞上雞。」  
 老頭聽了這些話，  
 一跛一顛下了山，  
 剛剛回去不多會，  
 鬼子響了重機槍，  
 緊接開了排山炮，  
 一直打到天黑天，  
 當晚上鬼子滿山點起火，  
 一羣一堆佈滿山。  
 鬼子烤火吼吼的叫，  
 漢奸仰臉把話喊：

「噯！八路羔子投降吧！  
 「皇軍」優待不為難，  
 去年住的五一軍，  
 投降每人十塊錢，  
 今年意這些小八路，  
 不來投降找難看。」  
 同志一聽心生氣，  
 拾起頭來把話還：  
 「告訴你，咱不是那頑固蛋，  
 貪生怕死光認錢，  
 更不是你們漢奸隊，  
 出賣祖國不要臉，  
 咱是人民的八路军，  
 想叫投降是瞎眼，  
 別在下邊裝蒜種，  
 有種上來咱談談。」  
 漢奸說：「不用談不用談，  
 你八路使的土壓五，  
 早晚叫他們上西天。」  
 同志們說：

「對啦！俺都使的土匪五，可惜你沒撈看見，怎麼着，

你還敢上來吃個子母子頭（兒）

試驗試驗咱看看！」

這時候，鬼子越聽越有氣，

抬起頭來把臉翻：

「操你娘的八路的，

你的爲啥不下山？」

同志一聽鬼子罵，

也捏着槍子把話喊：

「八個子幹你別罵，

上來冲冲咱幹幹。

遠了給你個快槍子，

近了給你個手榴彈，

你要敢來爬光崖，

我這裏就把石頭擡，

保管要砸的叫你舉腿爬，

跳起光崖嫌腿短！」

不一會氣的鬼子開了炮，

一直打到大明天，同志們坐在山上鬧嘍嘍，你言我語把話談，道個說：

「鬼子這幾天真是熊了蛋，

來回冲鋒十幾次，

咕咕碌碌的眞好看。」

那個說：「只要咱們警戒好，

十天半月滿能熬，

咱們山上人多少，

反正鬼子不知道。」

新同志沒經驗，

結結巴巴的把話談，

「報告（那個）報告（那個）

我還有點小意見：

鬼子冲鋒不要緊，

就怕飛機轟炸頭。」

老魏一聽「咳！咳！咳！」

咳嗽兩聲站起來，

叫同志們安心放開，

飛機再多也不圖  
 它的炸彈怎麼的多！  
 不能個個丟上來，  
 解決戰鬥是步兵，  
 飛機它是瞎「吱哇」  
 就讓它是個飛鴨子，  
 它也不能爬光崖。」  
 大家一聽對！對！對！  
 信心更加高起來。  
 第二天吃完飯，  
 鬼子大兵又增援，  
 調來了一門八個驢子馱的炮，  
 四十輛汽車拉炮彈，  
 各個都是老炮手，  
 接着換了指揮官，  
 每日裏大炮飛機齊轟擊，  
 飛機來回四五遍。  
 這一來工事全都被炸塌，  
 滿山都是碎炮彈，  
 光崖炸的變了色，

南門去了大半邊，  
 溝平房倒光崖破，  
 眼看同志們要危險，  
 同志們連着四天沒睡覺，  
 個個灰塵蓋滿臉，  
 又加上飛機來回放毒氣，  
 頭昏眼花看不見，  
 但是共產黨的好兒女，  
 絕不叫害怕困難，  
 爲了革命爲人民，  
 決心流盡血和汗。  
 有一回，全連一天沒喝水，  
 大家嘴苦舌頭乾。  
 黑夜裏正要下山去偷水，  
 忽聽得各莊鬼子亂叫喚，  
 機關槍打的不住點，  
 又看見一羣黑影上了山，  
 這些人靜靜的不作聲，  
 一氣摸到光崖前。  
 同志們一看事不好，

急忙拿起手榴彈，  
 「一聲『下邊幹什麼的？』  
 山上頭並沒有驚慌高聲喊，  
 只是拍了兩聲手，  
 三聲口哨上了山，  
 原來上殺來送水，  
 來了同志七個人，  
 還帶來首長的慰問信，  
 大家一聽心喜歡。  
 從此後全連情緒更高漲，  
 一回打了十八天。  
 這一天大炮打了一整夜，  
 早上鬼子把話喊：「  
 你的八路快下來！  
 要不然『皇軍』就來降落傘。」  
 喊了一遍沒有應，  
 漢奸又喊第二遍，  
 「連喊了四五回，  
 山下一聲也不還。  
 鬼子下邊暗暗的想，

「嗚！大概八路快死完。  
 一個命令往東撤，  
 機槍掩護上了山，  
 鬼子到了光崖頂，  
 上好刺刀瞪大眼  
 蹣手蹣腳進了屋  
 搜了東間搜西間，  
 誰料想一直搜到天半晌，  
 連個人影也沒見，  
 滿山上什麼東西全沒有，  
 只是剩下石頭蛋。」  
 「媽媽的！」莫非八路是些鬼，  
 扎着翅膀上了天，  
 「皇軍」打了半月多，  
 怎樣一個也不見？  
 那知道，當天晚上十二點，  
 同志開會齊動員，  
 第一算上級命令守半月，  
 現在已經十八天，  
 糧水彈藥全用盡，

房子工事全炸完，  
 完成任務應突圍，  
 繼續死守不合算，  
 只可惜周圍光崖四五丈，  
 各路鬼子全圍嚴，  
 沒有路可往下跳，  
 恐怕死不倖險，  
 又一件爲了大家要勝利，  
 堅決一定這樣幹；  
 當時節，  
 決定了三個同志打掩護，  
 其他同志全下山。  
 三個人滿山往下跑石頭，  
 惹的鬼子四處喊，  
 緊挨着東南角上開了炮，  
 同志們全體集合崗北邊，  
 光崖上拴了一根鐵絲繩，  
 大家影順着鐵絲下了山，  
 有的同志兩手出了血，  
 有的掉下槍破臉，

一路上翻兩滾滾一片黑，  
 一連沖過三道封鎖線，  
 第二天全連同志歸了隊，  
 齊聲歡唱笑連天，  
 兄弟兵團一聽說，  
 急忙慰問來賀電，  
 老百姓一聽心喜歡，  
 家家議論到處傳，  
 齊聲說：  
 「八路軍爲國爲人民，  
 這回咱真又親眼見。」  
 各莊裏有的慰問推齋豬，  
 有的挑着送雞蛋，  
 兒童團打鼓又敲鑼，  
 齊聲慰問第八連，  
 這一仗打死鬼子三百多，  
 「掃蕩」計劃全破產，  
 消耗了鬼子的炮彈兩千多，  
 子彈足夠好幾萬，  
 我只犧牲二同志，

其餘安然全脫險  
到後來首長親自來慰問，  
命名光榮信員連，  
號召全軍齊學習，  
信員大戰是模範。

好好好！  
這就是信員血戰十八天，  
留下美名到處傳。

(完)

## 計取袁家城子

一九四三年，我們這支經過千百次戰爭致勝的大軍——山東解放軍。不要說雜七亂八的偽軍，就連自稱『赫赫威風』的『皇軍』也不得不口稱着『八路大大的厲害』，所以敵人的據點儘管工事套着工事，碉堡連着碉堡，但在他們的腦子裏却都早害上了嚴重的『恐八病』。因此我們抓住了敵人這一病根，用少數的武工隊便衣班打了很多靈巧便宜的勝仗，計取袁家城子就是其中之一。

說的是，春天到太陽暖，

解放區裏晴白天，

單說魯中沂蒙縣，

大家小戶忙生產，

滿地裏黃牛拉犁遍地走，

地頭響起了趕牛鞭，

山頭上，開荒的人兒說又笑，

小牛犢，蹶着個尾巴亂叫喚，

八路軍爲了解放老百姓，

保衛春耕打據點，

正月裏袁家城子定下計，

打死了漢奸李子千，

剩下的一個漢奸鄉公所，

再也不敢亂轉轉，

所以鬼子急了眼，

又派漢奸來增援，

派來了八十個漢奸一門炮，

繼續城子守據點，

誰料想賀發勝來到北城子，

頂頭碰了個吃飯難，

八十多個漢奸隊，

二天兩頓地瓜乾，

有時一天搵不到，  
喝點米湯就算完，  
漢奸經常吃不飽，  
成天餓的凹凸臉，  
同志們自從上次打完仗，  
回來接着又開荒，  
一連開了幾百畝，  
心裏真想打個仗，  
又聽漢奸來增援，  
啦起風來手癢癢，  
這個說我看這些漢奸隊，  
增援也是待不長，  
那個說：「我看等着開完荒，  
反正準得打個仗，」  
也有的說：「要是叫我當首長  
城子就是個好對象，」  
這都是沒事閒啾啾，  
那知道事情當真這個樣，  
這一天，首長開會計劃戰，  
定下巧計拔據點，

準備這仗打的好，  
用不了十個手榴彈，  
當早上命令便衣齊出發，  
四外鄉裏把集趕，  
有的就去買菜葉，  
有的就去秤掛麵，  
猪肉白菜兩挑子，  
木柴挑了兩大根，  
到了半夜十二點，  
首長叫去了便衣班，  
出發的任務佈置好，  
絕對秘密不準談，  
便衣一聽心歡喜，  
回來接着忙打扮，  
有的打扮像莊女，  
有的打扮個莊家漢，  
有的手上摸點泥，  
有的故意不洗臉，  
還有的帽子磕在頭皮上，  
歪着個脖子當漢奸，



白天買的魚和肉，  
 一樣一樣都帶全，  
 大家伙一聲不響出了發，  
 高參謀後帶一個連，  
 直奔城子往前走，  
 爬過小嶺越小山，  
 一路上進莊小狗汪汪叫，  
 老百姓扒着牆頭往外看，  
 同志們只管行軍走的急，  
 一路瑣事也沒管，  
 一氣進了南城子，  
 接着全莊封鎖嚴，  
 北城子就是漢奸隊，  
 相隔不過半里遠，  
 同志們莊外裡衣站上崗，  
 又找了個小孩把信傳，  
 這小孩身上帶着一封信，  
 假裝北莊去賣鹽，  
 你看他一氣進了北城子，  
 不一會領了個大個轉回還，

這太個年紀不過三十歲，  
 漢奸便衣滿身穿，  
 他當着偽鄉分隊的分隊副，  
 管着漢奸一個班，  
 名子就叫閔廷文，  
 外人叫他酒頭漢，  
 這人生來性情怪，  
 不吃硬的肯吃軟，  
 只要叫他喝個酒，  
 不論啥事他敢幹，  
 自從前他到解放區裏搶糧食，  
 碰上八路便衣班，  
 因為對他教育好，  
 忽然覺悟要抗戰，  
 所以他自己回到北城子，  
 經常給咱把信傳，  
 上一次他和八路定下計，  
 打死了漢奸李子干，  
 這次又來南城子，  
 一見同志心歡喜，

機着点了高參謀，

二人裏裏把話談，

首長說：

「上次打死項子千，

老團功勞確不淺，

這次我們又打仗，

還得請你多出汗，」

老團一聽受誇獎，

心裏「自」的越大個，

「哎！首長有什麼新任務，

我辦的到的一定辦，

首長說：「今天叫你來商量，

準備今天打據點，」

老團說：「哎呀！

這次又是怎麼打，

首長你快對我談，

這次要打賀發勝，

操他娘三槍打開準保險！」

首長說：「這事你先別喜歡，

咱們還得細盤算，

最近漢奸賀發勝，

下令各莊又要款，

所以咱們的便衣班，

打扮了一個懲勞團，

挑了豬肉大白菜，

假裝前來看漢奸，

你領着他們把門進，

就說各莊來送錢，

弄的漢奸滿心喜，

抽空就把炮樓佔，

隊伍埋伏在南城子，

聽着槍響就增援。」

這時沒等首長說完話，

老團「自」的連聲喊：

「哎呀這個計策真是好，

好好好我現在馬上就去幹。」

首長說：「這事情你別慌，

你再坐下聽我講，

你帶着一個便衣班，

一共幾枝盒子槍，

萬一事情出了錯，豈不又是「不便當」？依我說，這事情辦妥當，你再回去跑一跑，你再回到北城子，說話不要露了像，找着漢奸賀發勝，把他哄到咱這個莊，咱要叫他出把力，豈不進去更便當？」老閻一聽「對對對，我現在馬上回北莊，」他說着說着往外走，出了大門往北上，不一會回到北城子，賀發勝正在打馬將，老閻假裝怕人聽，故意爬在耳朵上，「告訴你中隊長，剛才我到南莊，」

「碰上西莊老莊長，挑着猪肉大白菜，說是給咱送給養，聽說還有一桌席，特意單請中隊長，我看這事怕有鬼，不如咱先看一觀，」一看他要出心沒好意，咱就回來早提防，他要誠心巴結咱，說不着咱就回來拿拿樣，」賀發勝一聽「好好好」，三人用了大客房，順着直路往南走，不覺一會到南莊，他二人靠着肩膀把莊進，來到一家大門上，賀發勝正要邁步往裏走，聽着院子裏亂嚷嚷，「仲頭滿院子坐的八路軍，」

哎呀拿腿就要往回闖，  
當時節，

賀發勝一步門裏一步外，  
閻廷文上去抓住後香橛，  
用手一推「進去吧，

何必嚇的這個樣？」  
閻廷文連推帶擁往裏走，  
賀發勝成了個賀發慌，  
進門見了高參謀，

口口不住的稱官長：  
「啊！官長老爺！」

首長說：「賀隊長別心慌，  
坐下咱們細商量，

今天我們打個點，  
特意請你來幫忙。」

「哎呀官長只要博我命，  
什麼事情都好講。」

首長說計劃是這樣，  
怎麼樣的送給養，  
怎麼挑着豬肉大白菜，

叫個領着往裏闖，  
並且說：

「你把便衣領進去，  
說話不準露了相，  
進門你就下命令，

全體集合不帶槍，  
隊伍集合好了你訓話，  
假裝歡迎村閻長，  
直等到咱們的便衣佔好樓，

你就領着全投降，  
當場那個要反抗，  
給他兩梭子匣子槍，  
賀隊長，

這事情你要領着辦妥當，  
回來優待再加賞，

你要當中出了錯，  
便衣跟在你身旁，  
告謊你，便衣跟在你身旁，  
當場先叫你粘光！」  
哎呀！賀發勝，

二聽嚇的黃了臉，  
滿身不住的亂節擺：  
「官長說的對是對，  
可惜我起小沒胆量。」  
老閻一聽這句話，  
就早知老賀心裏慌，  
他這裏故意火上來加油，  
把眼一瞪開了腔：  
「中隊長這回八路打據點，  
人馬來了兩三千呀！  
要幹咱們一塊幹。  
不要心裏沒盤算，  
現在要是不答應，  
將來自己後悔晚啦！」  
這時候連說帶勸加威脅，  
日頭已經快晌天，  
賀發勝一看別沒法，  
再不答應怕難看，  
這才答應決心幹，  
領着同志進據點，

這時候老閻頭裏領着路，  
後跟八路便衣班，  
賀發勝當中袖着手，  
心裏不住的亂戰戰，  
不一會到了圍子門，  
大家故意閒聊天，  
這個說今年天氣旱，  
莊戶人家化不起錢，  
那個說東西買的實在少，  
還請隊長多包含，  
賀發勝嘴裏光說是是是，  
好像雲上了天，  
站崗的一聲「立正敬禮」。  
同志們大胆進了據點，  
門口裏留下兩人看木頭，  
監視門崗兩漢奸，  
這倆人當中有個豁子嘴，  
他的名子叫老安，  
安同志一向說話逗人笑，  
裝裝做做最大胆，

安同志剛剛放下柴火挑。

兩個漢奸走上前，

「哼！你這些人光搗蛋，

頭年給您下公事，

爲什麼現在才送金？

（白）您是哪個莊？」

安同志一聽這話沒法答，

假裝刮風沒聽見，

一屁股坐在扁担上，

拿着個烟袋吸開了烟。

漢奸一看沒人理，

捫眼一瞪生了氣：

「豁嘴皮我問你，

您都是些那莊的，

爲啥現在才送齊？」

老安說什麼？

「你問俺是那莊裏，

明兒後兒去趕集？」

漢奸一看熊樣子，

又氣又惱又驚喜，

舉起拳來就想揍，

正巧門裏出來個小脚的。

漢奸一見是太太，

急忙立正使洋禮。

（白）哎！太太出來啦！

老安這才沒挨揍，

拾起頭來看仔細，

這太太上邊穿個小紅襖，

下邊穿的個線畢幾，

滿臉上光粉糊了三四層，

好像一張厚粉皮，

老安越看越生氣，

他這裏指狗便罵雞，

「哎喲哇！這個煙面真難吸，

好他娘！我老遠嗅着就腥氣，

漢奸雖然也聽見，

並沒細心去在意。

太太說：「你們都是那莊的？

給我挑進去挨劈劈！」

老安說：「俺莊長說是沒過秤，

叫俺外邊等等呢！」  
 好！這太太一聽沒過秤，  
 他故意吹毛找便宜，  
 「哼！您這些人填壞的，  
 叫您送點木頭烤，  
 單送這些水鷄鷄，  
 你看這些熊樹皮；  
 還能烤他媽那個比。」  
 老安說：「俺莊長說是沒乾的，  
 以後再給您送溼的，  
 這個木頭怪背著，  
 你開烤什麼就可以。」  
 這太太氣的一掀底，  
 扭頭回了圍子裏，  
 咱再說

這時候漢奸隊的中隊長，  
 領着同志進了房，  
 接着命令往下傳，  
 全體集合不帶槍，  
 老闆也領着這些村閻長，

假裝參觀亂幌蕩。  
 不一會漢奸集合下了樓，  
 同志們接着把樓上，  
 漢奸隊一見便衣上了樓，  
 心裏覺着有點慌。  
 就知道事不平常，  
 恐怕上了八路的當，  
 接着解散佔炮樓，  
 那知道迎頭頂上了匣子槍，  
 四樓上一齊喊着是八路，  
 逼着漢奸快投降，  
 （喊）「哎！我們八路軍進圍子啦！  
 偽軍兄弟們快投降吧！」  
 兵兵！！  
 當時節，太太剛到圍子裏，  
 一聽槍響着了急，  
 哎呀！我的媽呀了不得，  
 那來的八路臭便衣呀！  
 這時候站椅的一聽太太罵，  
 就知中了八路的計。  
 放下大槍拉橋板，

他趕快回園子裏，  
 老安說：「老總您先別拉橋，  
 俺這些木頭放那裏？」  
 漢奸那管這一套，  
 只管自己顧自己。  
 安同志氣的乒乓兩匣子，  
 打了個漢奸腳平地，  
 緊着三步過了橋，  
 身子逼在大門西，  
 大喊道那個漢奸敢出來，  
 我叫您死在門口裏。  
 這時候裏邊的漢奸着了慌，  
 東竄西跳的四下裏闖，  
 也有的身上帶着槍，  
 朝着樓上來抵抗，  
 同志們四樓丟下了手榴彈，  
 下邊的漢奸叫了娘，  
 漢奸隊有的衣裳被炸爛，  
 有的頭皮被炸光，  
 還有的一顆牙齒給炸飛了。

不知道是疼是癢癢。  
 當時南莊的增援隊，  
 一聽槍響也趕上，  
 接着來了個大包圍，  
 把漢奸圍在正當央，  
 樓上頭砲衣喊着快交槍，  
 樓下面同志們喊着快投降，  
 閻廷文蹲在樓上滿心喜，  
 也伸出頭來開了腔：  
 「告訴您我也早就是八路，  
 勸您還是快投降，  
 那一個小子再抵抗，  
 下去叫你準遭殃。」  
 漢奸一看這個樣，  
 就知道他娘哭兒沒了望，  
 這才站隊集合好，  
 拍着巴掌投了降。  
 這一仗前後不到半點鐘，  
 打了不帶半響，  
 得了四千手榴彈，



七十個俘虜八十枝槍，  
還有一門小手炮，  
炮彈弄了一拾筐，

從此後城子的據點完了蛋，  
圍牆碉堡一掃光。

## 二曹大鬧蒙陰城

抗戰到了第七個年頭，山東那些所謂「老中央牌的國軍」，在國民黨投降主義的指使下，不是投敵叛國便是逃之夭夭，全省只有人民的解放軍，爲了人民的利益和敵人拚命流血，使自己也日益正規壯大，成了準備反攻日寇的唯一主力，雖無絲毫的接濟，但在全國未反攻以前就大大興師打下了鄒城、沂水、莒州、泗水、……等很多縣城，這就是完全憑着人民的支援和一些人民的好兒女共產黨員的機智英勇。二曹大鬧蒙陰城——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兩個共產黨員的英雄爲人民的一段傑出的事蹟。

說的是，風吹河開楊柳青，  
大家小戶忙春耕。

根據地男女老少組織起，

互助勞動大變工。

八路軍，爲了擴大解放區，

爲了保衛大春餅。

沂蒙山下整兵馬，

大軍攻打蒙陰城。

蒙陰城，血戰一天整兩夜，

漢奸鬼子一掃清。

衆位英雄咱不講，  
單說進城的頭兩名。

魯要問這兩位英雄漢，

出在魯中老一團，

一個名叫曹鳳洲，

一個名叫曹世範。

曹世範，爲人民流過幾次血，

越戰越強越勇敢，

殘廢成了一隻手，

單手提槍南北戰。

他會大戰于家嶺，  
 打退漢奸兩個連。  
 曹鳳洲一向打仗最勇敢，  
 他是戰鬥好模範。  
 這一回，陽曆三月初八那一天，  
 隊伍開近城根前，  
 大家休息正睡覺，  
 來了團部通訊員，  
 先叫大曹曹鳳洲，  
 又叫小曹曹世範，  
 叫他二人上團部，  
 首長有話當面談，  
 當時節，  
 二曹一聽首長叫，  
 急忙起來揉揉眼，  
 滿心想現在隊伍正休息，  
 首長叫咱有話談，  
 一定是今天晚上攻蒙城，  
 有什麼特別任務叫咱幹？  
 所以他二人急忙離了班，

一溜小跑到了團，  
 進團部，政委正在對手錶，  
 團副忙把地圖看，  
 看樣子首長正忙訂計劃，  
 又看見有一位老漢坐床前，  
 這老漢，年紀不過五十歲，  
 八字小鬍分兩邊，  
 說他是個買賣人，  
 滿身穿戴像漢奸，  
 說他是個新俘虜，  
 滿口講的是抗戰，  
 曹世範看着老頭正納悶，  
 團首長把他叫在桌子前，  
 警衛員門口站上崗，  
 首長就把任務談，  
 首長說：「軍區給咱來命令，  
 今晚攻打蒙陰城，  
 爲的是解放蒙城區的老百姓，  
 泰南沂蒙全打通，  
 練習進佔大城鎮，

裏廠外合往裏攻，今日白天叫你倆，化裝便衣先進城，床上這位老大爺，他是城裏李先生，曹世範，你就跟他先頭去，有一個任務要完成，李先生是咱來往老朋友，一路進城他保證，到城裏，先到漢奸警察所，起上一張通行證，然後你再想辦法，去找一位彭先生，他是警察所的分所長，經常給咱把信通，你給他說今天晚上要攻城，叫他準備好反正，另外叫他吃過飯，領你出來看地形。一直看到五點多，

你再去找呂大哥，這個人家裏只有娘和爺，住在城裏西南角，名字就叫呂連堂，他在偽軍當班長，只要你去找着他，就在他家藏一藏，等到晚上一天黑，炸藥隨後就跟上，那時等到九點四十分，您把炸藥綑妥當，你的事，就是炸開城西門，然後抽出匣子槍，隊伍接着沖進去，你就領着往裏上。曹鳳洲，你的任務送炸藥，送給那位呂大哥，然後找着曹世範，爆炸你倆一齊幹。現如今，炸藥口袋已裝好，

週圍用的穀子填，  
 前後一共八十斤，  
 你就挑着把路趕，  
 一直挑到西南嶺，  
 離城還有三里半，  
 你把挑子放在地，  
 坐下喘喘吃袋烟。  
 單等着西南來個老大爺，  
 身上穿的「稀糊爛」，  
 他問你是幹啥的，  
 你說飄飄擦擦汗，  
 你再問他幹啥的，  
 他說來挑地瓜蛋，  
 只要這話對不錯，  
 就是仙來挑炸藥。  
 這大爺，他兒就是呂大哥，  
 跟着他去就不錯，  
 只要到了城裏頭，  
 任務鬆倆劑量着做，  
 因為鬼子太戒嚴，

近來檢查很嚴格。  
 再就是，自從打開沂水城，  
 鬼子最怕黑夜摸，  
 這裏工事多年修的硬，  
 可能一夜難解決，  
 如果今晚不結束，  
 一定繼續第二夜，  
 所以明天你們倆，  
 來把地形說一說。  
 (白)：聽明白了吧？  
 『明白啦！』  
 好！任務就是這麼多  
 馬上出發就要做，  
 現在您倆想一想，  
 有什麼困難說一說。  
 這時候戰鬥英雄曹世範，  
 聽了首長講一遍，  
 自己心中暗暗想，  
 任務確實不簡單，  
 一來地形不熟悉，

二來城裏大戒嚴，再說現去找關係，關係從沒見過面，萬一說話不小心，一出岔子定麻煩。又一想，爲了人民爲了黨，自己絕不怕困難，就算爲了人民死，任務堅決要實現。曹鳳洲這時主意也拿定，二人便對首長談，張口沒把別的講，「首長儘管心放寬，這個任務完不成，絕不回來把你見。」首長說是「好好好，勝利回來咱再談，現在馬上要出發，您領屋裏快打扮」。這時候，二曹一聽沒怠慢，

撲着塵塵忙打扮，一個打扮洋貨客，一個打扮裝漢奸，手上帶着首長的錶，匣槍掖在褲腰前，接濟離了團首長，直奔蒙城下西南，李先生頭前拄着個文明棍，後面跟着曹世範，曹鳳洲後邊拉着三里路，挑着個炸藥隨後趕，這時候大曹後面走的慢，咱先說小曹曹世範，跟着李老頭前去，二人一路細盤算，小曹說：「這些買賣叫咱幹，我倒滿心透喜歡，不過是蒙陰我從沒去過，李先生：漢奸查的嚴不嚴？」李老說：「不管查的嚴不嚴，

盡管心裏放大胆，

只要大胆不露計，

漢奸不敢怎着咱。」

小曹說：「大爺盡管心放寬，

大胆就是能大胆，

過去我當偵察員，

經常敵佔區裏轉，

漢奸他說他是鐵

我說我是生鐵蛋，

漢奸他說他是鋼，

我說我是金銅鑽，

反正那些漢如隊，

就是愛吃號牌的烟，

叫他一看咱這個樣，

不知能吃啥乾飯。」

李老一聽哈哈笑，

「同志你算真能幹，

不過你那隻殘廢手，

漢奸問你怎麼辦？」

小曹說：「我這個手，

這是那年打據點，

中了敵人的壞子彈，

已經殘廢好幾年，

漢奸問我怎麼辦？

我就說：往年土匪槍打的

那還不能擋人眼？」

老頭說是「行行行，

問咱咱就這麼辦。」

當時節二入說看來好快，

不覺到了城跟前，

兩個人本想一直進東門，

聽說東門有崗崗，

因為鬼子唱大戲，

來往查口特別嚴，

所以多走一圈路，

轉到城西走四關。

不一會，二人進了西關街，

小曹偷偷用眼看，

大街上：老百姓個個愁眉又苦臉，

好像幾天沒吃飯，

十家買賣八家倒，  
 貼了封條把門關，  
 小巴狗爬在街上不能動，  
 要做的圍着蘇袋片，  
 曹世範看了這些事，  
 不由眼前一陣酸，  
 恨不得趕快任務快完成，  
 放出人民出火山，  
 又一看市民雖然這樣苦，  
 漢奸的太太滿街站，  
 穿的好像「夾尾巴狗」  
 臉上好像唱老旦，  
 嘴上的胭脂像猴臉，  
 叫人一看混身酸。  
 曹世範，越看越氣走的急，  
 一會來到西門前，  
 城樓上四個鬼子來回轉，  
 門外頭站着六個臭漢奸。  
 有的肩膀瞪着眼，  
 有的蹲在門後邊，

還有的伸着個脖子像「蝦米」  
 坐着沒事亂拉門，  
 一見有人要進城，  
 故意起來裝洋蒜，  
 不是咳嗽就是罵，  
 兩眼盯着曹世範，  
 曹世範一見漢奸那個樣，  
 氣的肚子亂呼扇，  
 只管跟着李彩走，  
 忍氣假裝沒看見，  
 大搖大擺進了城，  
 過了進城頭一關。  
 這一來進了城門沒有事，  
 李老頭心裏更放寬，  
 曹世範見了漢奸那個樣，  
 心裏也覺更大阻，  
 所以他，直跟李老向東去，  
 到了一家大門前，  
 一抬頭來到了漢奸警察所，  
 門口站着「漢奸」，



他二人上來台階把門進，誰料想，那漢奸，一扭扭住了曹世範，張口就問：「那裏的？你到這裏有『幹』？」曹世範一時被他問了個楞，李老頭急忙回頭趕上前，「噢！他是我的個小孩子，他要跟我上濟南，我這裏有個通行證，想來再把名添添，因為上邊我自己，恐怕路上出麻煩。」漢奸一聽這些話，鬆手扶回曹世範，「昂來！添不添，隨不管！這個隨你自己辦！」這時候，漢奸剛剛放開手，小曹心裏暗盤算，「草葱娘！」

你不要現在發洋態，咱到晚上再見面！」當時小曹正生氣，裏邊出來個警察官，一見熟人李先生，接着迎到屋裏邊，曹世範也接着進了警察所，又過了進城第二關。這時節，小曹進了警察所，再說大曹在外邊。曹鳳洲，自從團部出了發，直奔大路下西南，下午到了西南嶺，放下掃帚正吸烟，一心盼着呂大爺，兩眼不住的往西看，誰料想，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見，眼看日頭落西山，直到下午快五點，

正西來了一老漢，  
 行走匆匆率的急，  
 衣襟露着棉花蛋，  
 一來到就問大爺幹啥的，  
 大爺說：『我是做做擦擦汗，  
 大爺你是幹啥的？』  
 老頭說：『那是來挑地瓜蛋。』  
 同志我是呂老頭，  
 咱得快走快進關，  
 這老頭說着臉上微微笑，  
 拾起挑子担上肩。  
 曹鳳洲就知他是呂大爺，  
 也急忙跟着隨後趕，  
 直奔縣城往前走，  
 不覺進了城東關。  
 接着就要進城門，  
 誰料想，該着事情又麻煩，  
 因為天已過五點，  
 城門已被鬼子關。  
 這時候，曹鳳洲一看鬼子關了門，

日頭就要落西山，  
 眼着住完不成，  
 陰話說的真急汗，  
 『呂大爺，鬼子關了門？』  
 咱進城怎麼辦？』  
 大爺說：『因為鬼子唱大戲，  
 城裏住的特別嚴。  
 每天不到吃晚飯，  
 鬼子就把城門關，  
 咱們今天天已晚，  
 恐怕進城要難辦！』  
 這一來曹鳳洲一聽沒法辦，  
 急的心裏更不安。  
 呂大爺也覺得沒有法，  
 東撤西望四下看，  
 二人愁 正為難，  
 又看見城上站着一漢奸，  
 這漢奸斜背着大槍亂咳嗽，  
 照着老頭亂擰眼，  
 曹鳳洲一見漢奸更心跳，

呂老頭一見漢奸反喜歡，  
 急當他是那一個，  
 讓着巧，原來名呂在崗站。  
 呂大哥他在漢好當班長，  
 名字就叫呂運棠。  
 知道父親走的晚，  
 回來進城趕不上，  
 所以他腰裏帶着兩根繩，  
 假裝城上來查崗，  
 一見父親揪着挑，  
 就知道來了鬼子的洋乾糧，  
 所以他向着北邊一指手，  
 呂大爺就挑起炸藥往北上。  
 曹鳳洲也忙跟在後面走，  
 三人轉到城北旁，  
 呂班長偷偷上邊遞下繩，  
 炸藥拉在城牆上，  
 隨後又把繩拴好，  
 曹鳳洲拉着繩子爬上牆，  
 那知道——

曹鳳洲剛剛上來一落腳，  
 三個漢奸來站崗，  
 一見大曹担着挑，  
 喝的一聲槍指上：  
 「站住，那裏來的幹啥的？」  
 黑天半夜跑城牆上？  
 這時候呂老頭一聽上邊喊，  
 順着北闖下了鄉。  
 呂運棠一看事不好，  
 也敢忘生氣開了腔：  
 「操窩娘大天白日吵呼吊，  
 問不清白胡噴噴！  
 這是我家二兄弟，  
 挑菜一點生給送，  
 今天剛從青島來，  
 想來回家看俺娘，  
 現在已經來到家，  
 住在城外像啥樣？」  
 漢奸們，一聽原是呂班長，  
 一齊上前忙圍上，

拉着曹鳳洲的手，  
 你言我語問長短，  
 這個說：「原是咱家二兄弟，  
 久仰久仰啊久仰。」  
 那個說：「確實不知呂二哥，  
 剛才說話太莽撞。」  
 大曹說：「兄弟們不要太客氣，  
 大家還不是一個樣？」  
 漢奸說：「路上一路可辛苦，  
 現在青島怎麼樣？」  
 大曹說：「這個……」  
 青島比起去年來，  
 也差甚麼大雨樣，  
 這倆兄弟倆都站崗，  
 我先到家看看娘。」  
 漢奸齊藤好好好，  
 我給你挑着這一擔，  
 曹鳳洲說別別別，  
 我自己挑着這一擔，  
 曹鳳洲說着急忙挑着担，

隨後跟上呂連棠，  
 穿過大街走小巷，  
 到了老呂大門上，  
 進了家，  
 呂連棠先把炸藥蔭蔽好，  
 接着告訴他的娘，  
 叫他領着曹鳳洲，  
 藏在屋裏床頭上。  
 這時候，大曹呂家保了險，  
 不見小曹鳳世施，  
 呂班長接着急忙又出來，  
 大街尋找四一春。  
 曹世範進城見了警察官，  
 警察所裏吃了飯，  
 看了一下手上錢，  
 天色已經快六點，  
 現在再不找關係，  
 恐怕明天要麻煩，  
 小曹說：「報告警察官，  
 我有個朋友他姓彭，

已經多年不見面，聽說也在警察所，我想找他談一談。」警察官一聽行行行，找了個火夫把路領，直奔鬼子小圍子，去找關係彭先生，誰料想剛剛走到大街前，圍門也被鬼子關，來往一概不關門，誰來也是沒法辦。這一來，曹世龍一看長了臉，頭一個關係被打斷。他又想起首長的話，老呂住在城西南，小曹說：「既然皇軍關了門，那就明天咱再見，還有一位呂班長，他家住城西南，俺倆也是老兄弟。」

咱再找他去看看。」火夫一聽好好好，順着圍牆又向南，不一會到了老呂大門口，火夫就把老呂喊：「哎！老呂是不是在家裏，這裏有人找他玩！」呂大娘一聽有人叫，出來一看是漢奸，「噢！誰又來找老呂玩，自從吃飯俺沒見，許是回了中隊吧？」您到街上去看看。」這時候小曹一聽不在家，臉上流的一陣汗，兩個關係都不見，眼看見落黑了天。火夫一聽沒在家，走走走咱再街上去看看。」曹世龍回頭又跟火夫走，

又到大街來回轉，誰料想一連兩回沒找着，火夫有點不耐煩。

「你找老呂幹什麼？」

「我看不如到明天？」

曹世範一聽急忙順口答：

「我找老呂來要錢，他到濟南去訓練，一共該我八百元。」

這時候，小曹滿得找老呂，老呂就找曹世範，二人從未見過面，眼看天黑要麻煩，後來上了一條街，一個在後一在前，老呂就在頭裏找，後面就是曹世範，二人互相不認識，誰也不敢把誰喊，幸虧美美認的清，

照齊老呂眨了眼：

「操他娘老呂你在那裏跑？人家找你來要錢！」

曹世範一聽是老呂，緊走三步趕上前：

「哎呀我的呂大哥，這二年可真少見！」

老呂一聽這話，就知英雄曹世範，臉上也裝作熟識，讓到家裏去吸烟。

這時候，火夫回了警察所，老呂領回來曹世範，呂大娘門外站齊崗，二曹屋裏見了面，先把炸藥糊包好，三人屋裏計劃嚴。

曹世範自己又到西門根，偷偷又把地形看了看，樓上點着一盞燈，

一窩鬼子打着玩，  
 撲下一團鐵絲網，  
 一「奔」鐵絲亂活扇，  
 曹世範，看完地形主意定，  
 回來就把炸藥搬。  
 曹鳳洲把炸藥架給曹世範，  
 這時天已正九點。  
 曹世範，急忙扛起炸藥包，  
 袖子裏點上一枝烟，  
 一氣摸到城西門，  
 當時壓了一身汗，  
 接着摸進城門洞，  
 炸藥登在門後邊，  
 曹鳳洲也匣槍張着大機頭，  
 避在外邊把崗站，  
 曹世範用火照照手上的錶，  
 正好到了九點半，  
 九點四十響炸藥，  
 眼看就要到時間，  
 這時候曹世範正在偷看錶，

城東頭晃晃響了手榴彈，  
 接着北崗也在響，  
 樓槍打成一個蛋，  
 緊接濟滿城的漢奸上了崗，  
 圍着城牆來回轉，  
 鬼子也響了大蓋子，  
 哇啦哇的各處喊。  
 這時只有西門外，  
 一點動靜沒看見，  
 曹世範念的光看錶，  
 一連看了七八遍。  
 不一會，西北角裏也打響，  
 城裏打進了槍榴彈，  
 西關街上狗亂咬，  
 小圈子響了重機關，  
 城樓上幾個鬼子兵，  
 爬着「歐歐」的亂叫喚。  
 曹世範以為隊伍準來到，  
 「吃啦」拉了炸藥絃，  
 信子藏在黑凹裏，

火花「此此」向外竄，  
曹世範又急忙抽出匣子槍，  
跑到大街一旁站，  
單等這包炸藥響，  
接着隊伍沖上前。  
這時候樓上的鬼子不知道，  
正在上邊離漢奸，  
只聽得：「你的中隊要大胆，  
起來快打手榴彈，  
八路他的小小的，  
來攻城的他不敢！」  
誰知道一個不敢剛說完，  
炸藥嘍的上天，  
城門炸了個粉粉碎，  
鐵釘迸出百步遠，  
鬼子炸的沒了影，  
漢奸震的散了棚，  
就連鬼子的小圈子，  
也震倒了丈多寬。  
曹世範一見心歡喜，

伸出槍來就要幹，  
正要勾機用槍筒，  
又一想，等等隊伍也不晚，  
所以他躲在一家門口裏，  
兩眼急把隊伍盼。  
誰料想，隊伍越盼越不來，  
西關一槍聽不見。  
鬼子押着漢奸隊，  
又把西門樓子填，  
城門口接着站上了鬼子屍，  
架上了一挺重機關  
同志們，西關外頭走錯了路，  
進城已經時間晚，  
再要沖鋒攻西門，  
鬼子的重機關成蛋，  
所以是今夜暫時不攻城，  
集中火力打四關。  
這一來，四關住的漢奸隊，  
兩次沖鋒便了眼，  
一齊擁到城裏頭，



街上擠成一團蛋，  
 有的赤腳掉了鞋，  
 有的爬牆懸梁險，  
 有的躲在城門根，  
 炸藥刺的混……，  
 來回街上亂碰頭，  
 兩眼漆黑看不見，  
 死的死，殘的殘，  
 哭的哭，喊的喊，  
 就好像五黃六月下刀子，  
 給袁娃子罷了壽。  
 這時節，賈世範。  
 一總隊伍打四圍，  
 不能再把隊伍盼，  
 單手操着匣子槍，  
 也趁空鬧鬧衙門，  
 漢奸問他幹啥的，  
 「姓那龜×的，用你管！  
 八爺已經進來啦！  
 還不趕快往東竄！」

漢奸「聽這句話，  
 以為他也是漢奸，  
 拿腿就往東頭跑，  
 連滾帶爬一大片，  
 曹鳳洲後邊故意也裝樣，  
 「怎麼跑的這麼亂呢？」  
 他二人來回大鬧漢奸隊，  
 弄的全城心不安，  
 連訣帶罵一整夜，  
 直到東方大明天，  
 第二天，四圍全部被我佔，  
 城外四面封鎖嚴，  
 老百姓家家團閉門，  
 齊往根據地裏搬，  
 城裏頭，二曹大鬧一整夜，  
 目標已經被發現，  
 鬼子氣的急了眼，  
 調着戶口換家調，  
 漢奸頭裏領着門，  
 後邊跟着指揮官，

口口聲聲誰家要敢藏八路，  
 大小孩穿殺個乾！  
 當時節，漢奸挨門砸門板，  
 東子街上來回竄，  
 呂大哥急的抓頭皮，  
 呂大娘嚇的黃了臉。  
 眼看就要惹大禍，  
 激動英雄曹世範，  
 叫過老呂曹鳳洲，  
 三人蹲下暗盤算，  
 小曹說：「東子調查挨家翻，  
 咱們再藏不保險，  
 現在咱們沉住氣，  
 一定大膽闖出關，  
 萬一碰上大不幸，  
 就要堅決和他幹，  
 反正咱，每人一枝三保險，  
 七八條子好子彈，  
 打死一個咱够本，  
 打他兩個有利錢。」

咱們人民的好兒女，  
 絕不袖手被人牽。」  
 曹鳳洲也口口嘴裏對對！  
 「叫當俘虜難上難。」  
 這時候三人一會商量妥，  
 定了巧計出城關。  
 曹鳳洲，帽子一磁歪着頭，  
 把槍背到身外邊，  
 大模大樣上了街，  
 直奔城門裏出關，  
 城門口四個鬼子站崗的，  
 以為大曹是漢奸，  
 慢慢走到臉前頭，  
 用手拍着他的肩！  
 「你的什麼幹活去？  
 來回街上亂轉轉？」  
 大曹說：「太君我的便衣隊，  
 城外邊的去看看」。  
 鬼子一聽「好好的！  
 快快回來來發錢！」

曹鳳洲點頭「是是是！」  
 過了城門出了關。  
 曹鳳洲一出城門心歡喜，  
 朝著鬼子暗盤算，  
 「操你娘！我給你談，  
 我還給你個手榴彈！  
 我看你那個熊吊樣！  
 大天白日瞎了眼！」  
 這時候，外邊走了曹鳳洲，  
 城裏剩下曹世範，  
 把槍插在褲腰裏，  
 懷裏夾著個口袋片，  
 他和老呂計劃好，  
 順著大街奔西關，  
 剛剛要到西門口，  
 一羣鬼子和漢奸，  
 有的抬著石頭蛋，  
 有的扛著木頭板，  
 個個臉上像小鬼，  
 有的已把便衣換，

旁邊站著個車隊裏，  
 押著正把城門填，  
 曹世範一看這個樣，  
 二人故意假埋怨，  
 老呂說：「不叫你來看偏來看，  
 這不是故意找麻煩！」  
 小曹說：「知道城裏飯食貴，  
 我才特爲來看看，  
 送來幾張熊煎餅，  
 誰知道來回這麼難！」  
 老呂一聲：「別來啦！  
 以後我不用你看！」  
 這時候，二人越吵聲越高，  
 假裝氣的亂瞪眼，  
 一面吵著一面走，  
 不覺到了西門前，  
 當時節中隊長押著正修城，  
 聽著有人亂爭競，  
 一看是個老百姓，  
 不知爲的啥事情，

老呂就趁這個空，上前「兵」的一立正，「報告報告中隊長，他是我的親弟兄，昨天俺娘病了病，他來給我送煎餅，現在放槍他害怕，我想送他快出城——中隊長一聽「滾滾滾！快點出去不准停！」老呂一聽「是是是！」故意回頭哼一聲：「小二你快出去吧！以後不用你再來啦！」這時候——曹世簡也臉上裝哭不做聲，攆拉個眼皮出了城。曹世簡一出城幾十步，攆着拐了個彎，又拾了一付新擔架，紅着擔架回了營。

二團營同志們一聽二曹回，個個臉上笑盈盈，首長一聽更高興，急忙握手上前迎，政委接着遞煙捲，團副親自拿板凳，二曹坐下吸着烟，城裏的情況全說清，並且漢奸已經嚇破了胆，鬼子眼看也不撐，今晚接着再一打，保證用不了到天明。這一來，首長接濟計劃好，第二晚上又總攻，四門一齊殺進去，二曹領着往里冲，剩下的鬼子和漢奸，一夜全部消滅淨，這一仗整個戰鬥打的好。

城裏城外一齊攻，  
二曹進城下炸藥，  
真是戰鬥好英雄，  
英雄英雄人人敬，  
蘇城出了幾十名。

三曹只是其中備，  
七寇傳令記大功，  
號召大家齊學習，  
全軍到處傳美名。